

史上超典藏版推理惊悚小说全集

The story
of
mystery suspense novels
诡故事
推理悬疑小说志



影子的灰烬

THE SHADOW OF THE ASHES

“推理悬疑小说巨匠”雷米、轩弦为您抽丝剥茧，寻找真相。

这是一个让您**拿起来就放不下的故事**

著名悬疑作家庄秦、鬼马星、一枚糖果联袂推荐



哈尔滨出版社
HARBIN PUBLISHING HOUSE

The story
mystery and crime novels
诡故事
推理悬疑小说志

影子的灰烬

THE SHADOW OF
THE ASHES

雷米著 轩弦著

哈尔滨出版社
HARBIN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影子的灰烬/雷米, 轩弦著. —哈尔滨: 哈尔滨出版社,
2012. 11

(诡故事·推理悬疑小说志)

ISBN 978 - 7 - 5484 - 1134 - 5

I. ①影… II. ①雷… ②轩… III. ①推理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171489 号

书 名: 影子的灰烬

作 者: 雷 米 轩 弦 著

责任编辑: 李金秋 魏英璐

责任审校: 李 战

封面设计: 琥珀视觉 解 玲

出版发行: 哈尔滨出版社(Harbin Publishing House)

社 址: 哈尔滨市松北区科技一街 349 号 3 号楼 邮编: 150028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哈尔滨市石桥印务有限公司

网 址: www.hrbcbbs.com www.mifengniao.com

E-mail: hrbcbbs@yeah.net

编辑版权热线: (0451)87900272 87900273

邮购热线: 4006900345 (0451)87900345 87900299 或登录蜜蜂鸟网站购买

销售热线: (0451)87900201 87900202 87900203

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 印张: 10.5 字数: 100 千字

版 次: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5484 - 1134 - 5

定 价: 18.00 元

凡购本社图书发现印装错误, 请与本社印制部联系调换。

服务热线: (0451)87900278

本社法律顾问: 黑龙江佳鹏律师事务所

目录

成为汪允平	雷米 / 1
三角关系	雷米 / 28
亡灵武士	轩弦 / 53
影子的灰烬	雷米 / 88
密室工厂杀人事件	轩弦 / 117
魔法师的学徒	1988 / 157

成为汪允平

雷 米

其实幸福的标准有很多种,大把的钞票,健康的身体,平静的生活,都可以是一种幸福。如果把幸福定义为等待另一个生命的来临,那么李坡和田小茹就是幸福的。

他们此刻正斜靠在病床上,肩并着肩,一副耳机分别插在他们的左耳和右耳里。MP3 里播放着《一代佳人》:

有什么可让我刻骨铭心

唯有你

唯有你,爱人

.....

两个人随着音乐小声哼唱着,分别用一只手十指紧扣。田小茹用另一只手抚摸着李坡的头发,表情安详柔和。而李坡的另一只手在妻子高耸的肚皮上轻轻摩挲着,似乎在里面孕育的是一件稀世珍宝。

“哎呀，她又动了！”忽然，李坡抬起头，激动地对田小茹说。

田小茹急忙把食指竖在唇上，小声嗔怪道：“你小点声，别把别人吵醒了。”

李坡嘿嘿笑了笑，看了看周围沉睡的孕妇，转头对妻子做了个鬼脸。

田小茹伸手在李坡的鼻子上刮了一下，刚一起身，却扶着腰“哎哟”一声。李坡急忙扶着她躺下，帮她掖好被角，忽然笑起来。

“笑什么？”

“我在想，咱们女儿是不是等不及了，现在就急着出来啊？”

田小茹也笑了，“你怎么知道一定是女儿啊？”

“大夫就是这么说的啊。”

“不一定呢。我听人家说了，B超里如果看不清的话，就说是女孩。如果真是女孩，家长没什么说的，万一是男孩，就算是一个惊喜呢，家长自然也不会有怨言。”

“一定是女孩。”李坡一脸认真，“一个跟你一样漂亮的女孩。”

田小茹红着脸笑了，“可是我喜欢男孩。”

“男孩女孩都一样，都是我们的宝贝。”李坡把手伸进被窝，“你睡吧，我给你揉揉脚，肿得厉害。”

随着丈夫轻柔而有规律的动作，孕妇特有的倦意沉沉袭来，田小茹的意识渐渐模糊，就在她即将入睡的时候，却感到丈夫手上的力度骤然加大，她一惊，睁开眼睛，看见李坡表情严肃，竟有几分恼怒的模样。

“你怎么了？”

“啊？”李坡回过神来，“没怎么啊。”

“那你的表情怎么那么吓人？刚才想什么呢？”

李坡想了几秒钟后，乐了。

“呵呵，我刚才走神了。”他有些不好意思地说，“想到我们女儿上小学，考试没考好，被老师打手板。我一想到女儿被老师打得掉眼泪的样子，气坏了，恨不得立刻揍老师一顿。”

“你呀，”田小茹又好气又好笑，“想得还挺远。”

李坡却一本正经地说：“反正我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和我们的女儿。”

田小茹甜蜜地闭上眼睛，身边这个老实、忠厚的男人是世界上最值得依靠的人。

直到妻子发出了均匀的鼾声，李坡才停下。他关掉床头灯，坐在黑暗里静静地看着熟睡的田小茹。

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，在草地上向自己张开双臂：“爸爸！”

门忽然被推开，正在亲热的李坡和田小茹急忙钻进被子，一个睡眼惺忪的小女孩抱着一只玩具兔子，边揉着眼睛边说：“爸爸，妈妈，我要和你们一起睡……”

婚礼进行曲响起，漂亮的女孩挽着高大英俊的新郎，走向红地毯另一端鬓发斑白的李坡和田小茹……

沉浸在想象中的男人笑了。

其实李坡在得知妻子怀孕的那一天起，就开始不可遏止地想象。想象孩子的模样，想象目睹孩子成长时的忙乱与期待，想象他能给予的幸福而富足的生活。想象让这个男人干劲十足。他不再仅仅是李坡或者田小茹的丈夫，一个更有诱惑的头衔就在前面——父亲。那是触手可及的未来，他几乎可以闻见它的甜味。那不再是他的生活，而是，他们的生活。

没错。坐在黑暗中的李坡美滋滋地想。

第二天,预产期。

今天生产的产妇一共有两个。另一个产妇的家属几乎是倾巢出动,手术室门口显得热闹非常。相对于另一个女人的前呼后拥,身边只有李坡陪伴的田小茹显得有些孤独。他们在这个城市里没有亲戚,唯一能够依靠的,只有彼此。李坡看见家属们手里大包小包的营养品,不免有些神色黯然。田小茹感到丈夫的愧疚,不停地抚摸着他的手背。

就要进手术室了,田小茹费力地从车上抬起头来,笑着对李坡说:
“你等我一会儿,我很快就带着咱们的宝贝回来。”

所有的人都都在手术室外焦急地等待,宛如热锅上的蚂蚁。李坡是这群蚂蚁中的一个,他在走廊里来回踱着,不时凑到门口屏息倾听,似乎想分辨里面隐隐传来的呻吟声中,哪一个属于田小茹。

半个多小时后,手术室的门忽然打开,人们“呼啦”一下子都围过去。出来的却是一个小个子护士。

“大夫……”

“我老婆怎么样……”

“生了吗……”

小个子护士不耐烦地挥挥手,“不知道不知道,等着!”说完,就匆匆跑掉了。几分钟后,一群白大褂蜂拥而至。

有人猜测,可能是出事了。大家顿时紧张起来,彼此交换着惶恐不安的眼神。不时有医生和护士跑进跑出,却没有说明是谁出事了,出了什么事。直到一个戴着口罩的白大褂从分娩室里走出来,瓮声瓮气地问道:“谁是田小茹的家属?”

李坡急忙从人群中挤过去,“我是。”

“你进来一下。”

手术室里充斥着高低起伏的呻吟声和各种不可名状的味道。李坡站在一字排开的几个白大褂面前，他们看起来高深莫测，非常权威。

“你老婆死了，孩子也没保住。”一个权威的声音告诉他。那声音似乎也是白色的，一点色彩都没有。

李坡愣了几秒钟，似乎没理解这句话的意思。他的目光依次在白大褂们的脸上滑过，似乎希望他们之中的某一个人解释一下这句话。

“死了？”过了好久，他干巴巴地问道。

“对。”

李坡的脑袋嗡的一下响起来，好像有一万只蜜蜂飞了进去。他看见大夫脸上的白口罩在动，却什么也听不见。直到一个白大褂拿来一沓纸，又把一支笔塞进他手里，按着他的手签字的时候，他才忽然意识到：刚才对自己说“你等我一会儿，我很快就带着咱们的宝贝回来”的田小茹，已经再也回不来了。

李坡大吼一声，用力挣脱了按住自己肩膀的医生，白花花的纸片轻飘飘地飞起来，又落在地上。

“我老婆呢？我女儿呢？”李坡抓住最近的一个白大褂，声嘶力竭地问道。

白大褂有些惊慌，语气却毫不让步：“把这个签了，签了就让你见你老婆。”

李坡看看手里的笔，惊慌失措地把它丢在地上，好像那是杀害田小茹的凶器。

“我不签！是你们……”他指着眼前的白大褂们，“是你们杀了她，是你们！”

接着他就扯开脖子喊起来：“杀人了！杀人了！抓杀人凶手啊！”

几个白大褂扑过来要按住他，李坡挣脱开来，拼了命拉开门跑了出去。

“杀人了！杀人了！”医院的走廊里回荡着一个男人惊恐而绝望的叫喊。

李坡冲出医院，迎着早上耀眼的阳光飞快地跑，心中只有一个念头：找警察。抓凶手！抓凶手！

听完面前这个男人惊慌失措的陈述，正准备召集警力抓捕凶手的宋警官的动作慢了下来。他摘下帽子，回到座位上坐好。

男人的头发依旧高高竖起，不知是因为恐惧还是愤怒。宋警官喝了一口水，想了想，开口说道：“同志，不是我们不帮你，这种事情不归我们管。即使去抓人，也得经鉴定认定他构成了医疗责任事故罪才行。”

“怎么不行？”男人的脸上是难以置信的表情，“我老婆胖胖的，壮壮的，昨天还跟我一起听音乐，推进去不到一个小时就死了。还有我的女儿，昨天晚上还在我老婆肚子里动啊动……”

宋警官摆摆手，阻止他继续说下去，歪着头对他身后的人说：“你来了？”

男人回过头去，一个戴眼镜的男人站在门口，似乎正在犹豫要不要进来。

宋警官站起来，“走，汪允平，我们去那边说。”

男人跳起来，“凭什么，我先来的，我老婆和孩子都被杀了……”

宋警官不客气地打断：“你那个不算！”他指指那个叫汪允平的男人，“人家才是！”

汪允平露出一丝比哭还难看的笑容，“要不你先处理他的事吧。”

“不用，”宋警官态度坚决，他对男人说：“你还是赶快回医院吧，别回头医院趁你不在烧了你老婆，那就什么都晚了。”

男人一跺脚，一阵风似的跑出去。

医院倒是没烧了田小茹，但是也不承认医死了她，只是提出赔偿2万元，而且说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。李坡当然不干。医院的人问他有什么要求，李坡只说了四个字：杀人偿命。

田小茹的继母很快赶到了本市，哭了几声后，开始心平气和地和医院谈条件。最后趁李坡去卫生局告状的时候，她和医院签了协议，随后就拿着2万5千块钱和田小茹的首饰衣物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李坡回来的时候，只剩下5000块钱和一个骨灰盒。

李坡掂掂那个小盒子，怀孕时的田小茹足有160斤啊，怎么就剩这么点了？

李坡抱着骨灰盒在屋子里发了一天一夜的呆，又起身去了公安局。他不甘心，他必须要为自己的妻子和没见面的女儿讨个公道。第五次去的时候，宋警官一看见他就说要去开会，随后就拿起包走了。男人没有办法，就坐在走廊里等。等着等着，连日奔波的李坡有些犯困，头低下来，却看见脚上满是灰尘的皮鞋。妻子在的时候，是绝不会让自己穿着这样的皮鞋出门的。想着，眼泪一颗颗掉下来。

一只手忽然拍在自己的肩膀上，李坡扭头一看，是一张雪白柔软的面巾纸。男人接过来，胡乱地在脸上抹了抹，再看的时候，发现这个人见过——汪允平。

汪允平在他旁边坐下，又掏出一根烟递给他。两个面色憔悴的男人肩并着肩坐在椅子上，默不做声地吸烟。一个年轻警察从办公室里探出头来，刚要呵斥，一看是他们，又把头缩了回去。

吸完一根烟，汪允平把烟头扔在地上细细地碾碎，问道：

“哥们，啥事啊？”

李坡把事情的前后经过讲了一遍，最后强调“他们杀了我的老婆孩子，我要让他们偿命”。汪允平听后苦笑了半天。

“咱哥俩，命苦啊！”

“你是咋回事？”

“跟你差不多。我老婆孩子也让人害死了。”

“也是医院？”

“不是。”汪允平摇摇头，“是我继父。”

“你继父？”李坡的眼睛瞪大了。

“是啊。”汪允平紧闭了一下双眼，旋即睁开，“我爸死得早，后来我妈找了他。我妈没了以后，我把他当亲爹一样孝顺。没想到这老畜牲祸害了我老婆，完事还用菜刀砍死了她。”

汪允平把头埋进双掌，用力地向后捋着头发，“我老婆都怀孕4个多月了。”

李坡激动起来，“这畜牲，应该千刀万剐！抓住他了吗？”

汪允平摇摇头，他拍拍李坡的肩膀，“兄弟，听我一句话，你老婆的事就算了吧。跟医院打官司，赢不了。再说，你老婆都火化了，就算要打，连证据都没有了啊。你岁数也不大，趁早再找一个吧。”

李坡张了张嘴，想要反驳，却什么也没说出来。

汪允平继续说下去：“只要老婆活着的时候对她好，人没了，也没啥后悔的。毕竟你老婆死在医院。怎么也比我强，你不知道，我老婆到死眼睛也没闭上。”汪允平的手颤抖起来，李坡叹了口气，用手拍了拍他的肩膀。

宋警官从走廊那头踢踢踏踏地走过来，两个人急忙都站起来。宋警官冲李坡点点头，扭过脸对汪允平说：“你继父是叫佟国才没错吧？”

汪允平点点头。

“你上次说他老家在 A 城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嗯，核对无误我们就要发通缉令了，重点侦查范围在 A 城。这件事你别着急，我们现在人手比较紧张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们肯定把那老东西抓回来。”“至于你的事，”宋警官从衣袋里掏出一盒烟，抽出一只递给李坡，又给他点上，“我以前就跟你说过，你的心情我们可以理解，但是我们真的管不了。老弟，日子还长着呢，往前看吧。”

“往前看？”李坡面无表情地抽着烟，抽完，抓住宋警官的手握了握，一言不发地转身走了。

这是一个结论，也是一个事实。老婆死了，孩子死了。死了也就死了。

汪允平让他往前看，宋警官让他往前看。往前看什么？

有人说人生就是一条路，只不过有的人路长，有的人路短。李坡在自己的那条路上一直走得兴高采烈，因为他知道前面不远就是美景。有一个老婆，有一个孩子，有一个家，有平凡却温馨的生活。他把一切都设计得妥妥当当，按部就班。这看得见的未来让李坡像一只攒足了劲的老牛，只把浑身的肌肉绷紧，埋头前行。可是现在一切都没了，刚刚展开的美好生活转眼间就破碎不堪。李坡站在属于自己那条路上，遥望着远处的一片浓雾踌躇不前。

让我看什么？

白天的时候，李坡照常上班，下死力气干活。这能让他好受点，甚

至还能跟工友们聊上几句。而下班回家无疑是一种炼狱般的折磨。李坡突然变成了一个没有方向感的男人。在路上走着走着会忽然停下来，茫然无措地四处张望一阵后，继续走下去。回家的路变得陌生无比，好不容易走到楼下，远远望去，自家的窗户黑黑的，看不见田小茹在厨房忙碌地为他准备晚餐。自己用钥匙拧开门，开灯的一刹那最难受，还是能看见田小茹的笑，只不过是墙上的黑相框里。悄无声息地做点简单的饭菜，一个人坐在桌旁慢慢吃完，然后直接关灯睡觉。

噩梦已经是家常便饭。最常梦见的是李坡和田小茹领着一个小女孩在草地上玩，玩得真开心啊！玩着玩着，草地忽然变成了白色，再一看，居然是一件遮天蔽日的白大褂。三个人惊慌失措地逃，白大褂仿佛海浪般汹涌卷来。李坡跑着跑着，忽然发现身边没了田小茹和孩子，整个天地都是一片苍茫无边的白色。李坡急得大喊：“你们在哪里？”那片白色中传出两个声音：老公救救我。爸爸救救我。

挣扎着醒来的时候，感到周围不是黑暗，仍然是那一片刺目的白。

于是有些东西，如同加了酵母的面团一般，在心里一点点膨胀起来。

这东西沉甸甸的，隐藏在心底的某一个角落。它不动声色却又阴险无比地暗暗成长。干活的时候，吃饭的时候，洗澡的时候，睡觉的时候，无时无刻不在成长，宛如一个顽强的鬼胎。李坡常常会莫名其妙地问工友们自己胖了没有。得到否定的答复后，他自己会感到奇怪。它确实在成长啊，而且速度惊人，有时甚至会感觉到被它的膨胀挤压得无法呼吸。

又是一个噩梦之夜。醒来后，满身冷汗的李坡跌跌撞撞地跑到卫生间洗脸。抬起被冷水浸湿的脸，却被镜子里的自己吓了一跳。那是

一张扭曲变形，狰狞不堪的脸，双目圆睁，牙关紧咬。

李坡忽然恍然大悟，是仇恨。

一直在体内兀自膨胀的，是仇恨。

仇恨谁呢？

仇恨医院，还是那几个白大褂？

医院出具的鉴定书中充满了李坡一辈子都不可能读懂的文字，然而结论却很简单：田小茹和胎儿的死不关医院的事。而田小茹和孩子都已经变成了那个小盒子里的一把轻飘飘的灰，什么都证明不了。所以无论李坡怎么固执地认为是医院杀死了田小茹，都缺乏说服力，甚至不能说服自己。

于是，李坡的仇恨就有些尴尬了。就好像一个人奋力拉开一张强弓，却发现面前没有靶子，只有一片苍茫的大地。

那怎么办？拉开的强弓不能这么一直绷着。不断膨胀的仇恨也不能任由它成长下去。

箭必须要射出去。李坡得给自己的仇恨找一个出口。

这事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困难。仇恨在时时成长，却看不见，摸不着，不像气球一样，扎个窟窿一了百了。于是李坡开始感到自己像一个随时可能轰隆一响的人体炸弹。他暗暗担心，甚至都无心干别的事情了。渐渐地，他越来越愿意一个人待在家里，至少，在这里他不会迷路。

男人开始推算自己爆炸的日子，他断定那一天不会太久，因为他每天早上对着镜子的时候，都会发现眼中的血丝比前一天更重一些。也许是因为自己的血管正在体内日益增长的压力下一根根爆裂吧。男人绝望地等待着那一天。有时，会忍不住去想这爆炸的威力会有多大，会不会炸掉这座楼，会不会炸掉这座城市，会不会炸掉这个混沌的世界？

直到那天他打开电视机。

正在播放的是一系列通缉令，李坡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。

“佟国才，男，1949年9月26日出生，现年58岁，身份证号码* * * * *，2007年8月21日，佟国才涉嫌强奸并杀死了妇女秦某，目前在逃。有知其下落者，请拨打市公安局电话……”

李坡想起了跟自己同样不幸的男人：汪允平。他在干什么，是不是也被怒火折磨得不能自己？

老婆被继父奸杀，肚子里的孩子也跟着命丧九泉。如果能亲手抓住佟国才，恐怕要将他千刀万剐方消心头之恨。

李坡将手里的遥控器向屏幕上那张可憎的脸扔过去，哗啦啦一阵碎裂声后，男人竟感觉周围的事物一下子清晰起来。

对。佟国才。王八蛋。碎尸万断！

胸中的膨胀之感瞬间减轻了不少。李坡从沙发上一跃而起，匆匆拿了几件衣服塞进旅行包里，又从抽屉里拿出那5000元钱。

出门的时候，男人最后看了一眼在墙上微笑的田小茹。

老婆，女儿，你们等着，我去给你们报仇。

李坡在初秋的夜晚飞快地跑，不时有出租车在他身边减速，按着喇叭。李坡没有理睬，他需要奔跑。那支箭终于射了出去。佟国才的脸在远方愈发清晰。

嘿，没错。在开往A市的列车上，李坡愉快地闭上双眼。

李坡来到A市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贴在火车站出站口的通缉令撕了下来，然后在公安局的举报电话下面把自己的手机号加了上去。复印了1000份以后，李坡让佟国才的脸出现在A市的大街小巷里。

于是，这个城市里多了一个走街串巷的男人。他向每一个遇到的

人打听佟国才的下落，每当有人问起他为什么寻找这个人时，男人就会咬牙切齿地说：“他杀了我的老婆和孩子！”于是就有人很同情他，自告奋勇地去帮他打听。很快，佟国才这个名字在本来就不大的城市里家喻户晓。

家喻户晓的后果之一就是那个人也会听到风声。于是某一天，男人接到一个知情者的电话，佟国才已经再次逃往外地，据传，很有可能在B市。

男人再次起程，来到B市后他已经谨慎了很多，他不再采取这么大张旗鼓的办法去追捕佟国才，一个原因是担心打草惊蛇，而另一个原因是他没钱了。

他立刻选择了去建筑工地做力工。这份工作有两个好处：其一，建筑工地是外来人口最集中的地方，方便打听佟国才的下落；其二，工钱论天计算，需要转移的时候，可以随时拍拍屁股走人。

工头问他叫什么名字的时候，他毫不犹豫地说：

“我叫汪允平。”

这个叫汪允平的力工干起活来勤勤恳恳，每天在工地上不遗余力地搬运着沙子和水泥。别人扛一袋他扛两袋，别人扛两袋他扛四袋，而且他的嘴也不闲着，整天唠唠叨叨的。如果你离他足够近的话，就会听到这样的话：“这一袋为了老婆……这一袋为了女儿……”有人猜测他有一个瘫痪在床的老婆和正在读书的女儿，于是大家很感慨，一个有目标的男人是不会觉得累的。

而力工汪允平在每天下班后才开始寻找他真正的目标。吃过晚饭，他就在这个城市的大街小巷里溜达，碰到年龄大一些的人，就会从怀里抽出一张皱巴巴的纸，凑上去问人家见没见过这个人。答案当然